

语言接触影响下现代汉语外来性类词缀的汉化研究

陈娟* · 朴兴洙**

<目次>

- | | |
|------------------|-----------------|
| I. 前言 | IV. 外来性类词缀现象的成因 |
| II. 外来性类词缀的借用与汉化 | V. 结语 |
| III. 外来性类词缀的特征 | |

I. 前言

在社会言语活动中，人们出于各种交际的需要，会直接或间接地使用语言进行相互接触。这种直接或间接接触，所产生的最直接的结果之一，就是不同地区的文化会跨越语言的地理疆界进行扩散。¹⁾受惠语言中出现新的词汇项目，便是这种文化扩散的一个明显表现。一般这些新的词汇项目会通过语音或语义上的借用，以借词或译词的形式从施惠语言复制出来。

语言借用是指一种语言成分借入另一种语言里的现象。关于现代汉语借词研究主要有两种主张，一种是狭义的借词主张，它认为只有语音上借用的

* 韩国外国语大学校大学院 中语中文科 博士课程 (第一作者)

** 韩国外国语大学校大学院 中语中文科 教授 (交信作者)

1) 张兴权, 戴庆厦, 《接触语言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2~5页。

直接接触是指操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及其变体的人直接使用某种语言或变体进行言语交际的有声语言的使用过程, 这主要指人们之间的面对面的对话和以一定的通信方式(如电话)进行语言交流等双向接触。间接接触是指通过书面语言或传播媒介等中介者所进行的单向的语言接触。

词汇是借词，而语义上借用的则不能算作借词；与它相对的就是广义的借词主张，它认为我们应该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借词，不仅是语言学，还可以是社会和文化的视野研究来自外语的词汇，不管它是语音上的还是语义上的借用。由于本文是在语言接触视角下探析受外来语影响的类词缀现象，因此将采用广义的借词概念。

汉语中外来词的引进，吸收历史悠久，且范围广泛。有史可查的汉语大规模引进、吸收外来词的情况，主要发生在两个时期，一个是汉魏六朝，另一个是近现代。²⁾早期主要使用形声造字法给外来词造字(如佛、塔、酥)，汉字的形符使人产生错觉，认为这些字所标记的词是汉语原本就有的，所以该时期的外来词汉化程度非常高，以至很少有人能分辨出它们是外来词。在鸦片战争之后，西学东渐成为主流，汉语中出现了大批来自西方语言(主要是英语)和日语的外来词。此时的外来词除少部分外，采用新造形声字或“音译兼意译”的方法来表示外来词，如“沙发”“苏维埃”等。这种外来词从其构成方式上就很容易使人感知它们的外来身份。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得益于科技的进步，各种新型网络文化兴起，媒体传播也更加迅速多元，这都使得语言接触的广度和密度得到了全面提升。因此，汉语从借入外来词的方式和内容到借入后语言汉化都发生了新的变化。

本文对商务印书馆在2011年至2018年出版的八本新词语词典进行统计，共得到汉语类词缀35个，其中比较典型的外来性类词缀有16个：粉、微、云、客、门、秀、软、硬、轻、零、吧、化、超、族、控、系。³⁾这些类词缀都是随着中外各领域交际频繁，语言接触的增强，通过外来语以更加多样化

2) 周荐, 《汉语词汇结构论》,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4, 135页。

3) 35个类词缀为：粉、族、微、云、客、门、控、哥、女、手、秀、热、帝、盲、党、妈、男、圈、霸、软、硬、超、姐、化、轻、奴、非、零、迷、爷、被、吧、妹、系、精

本文在挑选外来性类词缀时，对于利用汉语中原有的构词材料和规则创造的自源性类词缀，或者是虽同为自源性类词缀但在构造新词的过程中也受到了外语词的影响，吸收了部分外来语的书写形式和意义，甚至是把外来词直接搬入到汉语中，对所构造的新词覆盖范畴和类词缀的语义进行扩充了的类词缀，如“X男，X女，非X”等，均不划入本文的考察范围。

的方式被借入汉语中,在历经了输入、加工等流程后发生变异,逐步完成汉化而成为一个特殊且独立存在的体系。⁴⁾ 本文将以这些外来性类词缀为研究对象,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从宏观出发对它们在汉语中的借用方式和汉化过程进行分类研究,然后再从微观出发对外来性类词缀汉化后的内部语言现象进行细致考察。

II. 外来性类词缀的借用与汉化

1. 外来性类词缀的概念与特点

类词缀根据其来源不同可划分为自源性和他源性,其中他源性类词缀是指借自外民族语言(主要是英语和日语)的外来词素,又可称作外来性类词缀。现代汉语作为一种孤立型语言,词根与词根结合成的复合词就成为了主要的构词方式,而词根与词缀组合而成的派生词构词法则相对较弱,处于从属地位。

通过对近些年来出现的类词缀新词的观察发现,汉语主要是通过译介、仿拟、类推等方式创制新词。同时,还呈现出以现有词汇的某个词语模式作为框架背景,进行类推,只更换部分语素而衍生出新词语族。比如“脱口秀”的“秀”,本是音译英语“show”而引进的借词,此后又用它类推出了“模仿秀、真人秀、创意秀、表演秀、人物秀等”。像这种利用“词语模”进行造词的形式概括来讲主要包含以下特征,即“构词语素的‘模标化’、词语构造的‘模框化’、词语生产的‘批量化’、词语存在样态的‘词族化’”。⁵⁾可见,类词缀在现代汉语派生词的构词中,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且重要的词缀单位。

关于“类词缀”的概念,最早由吕叔湘先生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正

4) 杨文全, 杨昊, 《外源性类词缀的身份演化路径及其对汉语词汇系统的影响》,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7), 2019, 155页。

5) 上揭论文, 156页。

式提出，他认为：“汉语里地道的语缀并不很多，有不少语素差不多可以算是前缀或后缀，然而还是差一点儿，只可以称为类前缀或类后缀，……还得加个‘类’字，是因为他们在语义上还没有完全虚化，有时候还以词根的面貌出现。”⁶⁾可见，早期的研究都是将类词缀视作“非地道的词缀”或者是“非严格意义上的词缀”，它与词缀并不相同，在意义的虚化程度上有差别。朱德熙先生在《语法讲义》中提出了“词缀”这一术语，并明确指出“词缀都是定位语素”，“真正的词缀只能粘附在词根成分上头，它跟词根成分只有位置上的联系，没有意义上的关系。”⁷⁾

可见各家对词缀的定义和判断标准并不完全一致，但总的来说作为“词缀”必须具的条件：一是词缀在复合词中是黏着的，位置固定，不能离开词根而存在；二是失去了作为词根的意义，完全虚化。类词缀作为一种发展中的词缀，与真正的词缀虽有着较为相似的部分，但两者并不完全相同，这从上述两者的概念上可窥探一二。但是类词缀和真正的词缀间也并不是完全互相独立，吕叔湘(1979)把汉语的构词词缀分为了典型词缀(真正的词缀)和类词缀，典型的词缀只具有构词功能，其词汇意义完全虚化，如“老、初、第、儿、子、头”；类词缀的词汇意义有所虚化但未完全虚化，如“半、反、化、性”等。由此可知，类词缀和典型词缀同属于词缀的下属概念，两者地位平等。在后续的研究中，对类词缀特征的细化描写和总结已非常全面，总的来说作为类词缀一定具备以下几点：一是意义仍然存在，尚未完全虚化，并产生了新的附加意义；二是构词能力较强，可以大量类推构词，并具有标注词性的功能；三是分布的位置固定且具有一定的粘附性。

2. 外来性类词缀的借用与汉化

汉语在吸收外语词时并不是原样复制，而是对其进行了一番处理和改造，也即所谓的“汉化”，从而形成外来词。所以说“外来词”这个概念本身就可

6)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49页。

7) 朱德熙，《语法讲义》，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82，29页。

看作是“汉化”的结果。汉化过程是不同语言之间进行互相抗衡与妥协、异质和同化的过程。高名凯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就曾说：“在创造外来词的时候，人们固然是连音带义地搬用外语的词，但却不是把外语的词整个应用范围都搬到本语言里来……”外来词在经过汉语改造后，其词义范畴、词形构造等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⁸⁾如“粉丝”本是英语词“fans”的音译词，“粉丝”一词整体表示“fans”的涵义，与“粉”和“丝”并无任何意义上的联系。但“粉丝”在进入汉语后，与汉语固有表达形式“迷”进行竞争，由于后者的语义特征[沉醉]在构词中是凸显义，难以弱化，便使得“粉丝”因音译词的特性导致其内部形式无法显示词语的语义特征，故而使原有的[迷恋][崇拜]语义特征向[喜爱][关注][拥护][支持]弱化。但是通过竞争“粉丝”在汉化过程中也站稳了脚跟，并且原本无意义的音节“粉”和“丝”也分别变成了承担“粉丝”整体意义的语素，还分别以词缀的身份进行构词(如：笔粉、果粉；纲丝，翔丝等)，到此“粉丝”进一步实现深度汉化。⁹⁾由此可见，“汉化”是指“外来词从源语到汉语语言上的变化，有外语来源的词依据汉语自身的语音、语义、语词结构、语法体系等特点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汉语词汇组成成员的一个过程。”(谢明镜，2015)

基于上文可知，语言借用或译介是外来词汉化的方式之一，是语言之间长期接触的结果。它具体是指语言要素的借用，比如将外来词的某种意义和汉化的音节结合构成汉语中的语素，使外语词语素化。汉语借入外来语汉化为类词缀的过程并不是简单地直接转化，而是会根据汉语的构词规则和语用习惯进行多次创造。在此过程中，语域的覆盖范畴会随之扩张，语义也会得到扩展和引申，最终完成向“汉语成分”靠拢和融合的汉化过程。所以我们说外来语(包括语素)是汉语对外来词“汉化”的结果，这种“汉化”可能在语音、语义和语法各方面都有所表现，但往往也会保留一些外来词的特点。¹⁰⁾本文根据

8) 转引自谢明镜，〈外来词的‘汉化’和汉语词的‘外化’研究〉，《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2015，19页。

9) 党静鹏，〈外来词本土化过程的微观考察——外来词‘粉丝’个案研究〉，《当代修辞学》(2)，2017，83页。

对近些年新兴的外来性类词缀的考察，按外来语素借入方式的不同将其分为三类：由借音发展而来的外来性类词缀，由借意发展而来的外来性类词缀，以及由借形引进的外来性类词缀。下面结合BCC语料库中具体的语料，对这几种类型的类词缀分别进行说明。

1) 由借音发展而来的外来性类词缀

由借音发展而来的类词缀的最初阶段，借音成分只是单纯地用来表示音素的汉字字符，并不含有任何的词汇意义，但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为了方便，有的音译词中的译音成分会被减省，只用一个或几个音节字符来表示其所依附的外来词的意义或整体意义中的一部分，这部分意义往往表现为具有概括性的类范畴，并用它与其他语素组合构词，从而获得构词能力。¹¹⁾属于此类的类词缀有“粉、客、秀、吧”等，它们就是由原本无意义的汉字字符具有了词汇意义，再与其他语素相结合构词，这个过程就可看作是语素化。在完成语素化后，它们就成为了带有某种类别意义的语素成分，并与表示具体概念的语素结合构造大量新词，在新词中的位置一般也比较固定。此时，它们的意义也已泛化，在构词中往往是作为表示某种类别或背景信息的成分与表示焦点信息的词根相结合，通过类推的方式不断构成新词(尹海良，2007)。至此，这些音译成分完成了它们的汉化过程，成为了类词缀。

例如：粉(fans)：凉粉、姚粉、果粉、米粉、铁粉、真爱粉、路人粉

英语fans在最初被借入汉语时，直接音译为了“粉丝”，首次收入在《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列在同形词表食品义的“粉丝”之后，其释意为“指迷恋、崇拜某个名人的人”，与汉语中固有表达“迷”相对。此时“粉丝”一词整体

10) 沈文凡，丁晖，〈语言接触中外来语素的汉化——从类词缀‘族’谈起〉，《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2013，2页。

11) 贾泽林，王继中，〈现代汉语类词缀的形成及其与外来词的关系探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2010，55~56页。

表示fans的含义,与“粉”和“丝”并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联系。但后来随着“粉丝”汉化程度加深,出现了很多将“粉”作为后置定位语素的用法,如“凉粉、姚粉、果粉、米粉、铁粉”等。¹²⁾其中“凉粉、姚粉”分别指张靓颖的歌迷和姚明的球迷,像这类“人名简称+粉”的形式中,“粉”泛指影视、歌曲、运动、政要以及知名人物的崇拜者或拥护者。“果粉、米粉”分别指苹果、小米公司产品或手机的追捧者,类似的还有“华粉”、“星粉”等,这类“品牌名简称+粉”的形式中,“粉”泛指品牌电子产品或商品的追捧者。“铁粉、真爱粉、路人粉”都是随着微博的出现而产生,这里的“粉”进一步泛化为关注微博的人,但现在这些词的使用范围不再局限于微博,也扩展到了所有的网络平台及线下的日常生活用语。由此可见,“粉”基本被赋予了“粉丝”一词的所有含义,并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更出现了像“互粉,已粉,粉我一下”这样脱离了词缀的动词性含义。

2) 由借意发展而来的外来性类词缀

我们在译介外语词和语素时大多数情况采用的是借意方式。由借意发展而来的外来性类词缀的初期阶段,在译介外来词时,意译成分会从汉语中找寻与外语词表示的概念相当的词或语素来对应。这些语素在语义上具有简洁性、概括性和表现力强等特点,因此比较容易获得汉语使用者在语言生成机制上的认同,使它们的使用频率和覆盖范畴都得到了增加。沈光浩,何林英(2015)从结构类型角度提出,由于汉语和英语在语言特点上的差异,即汉语

12) 关于“粉丝”到“粉”的变化,有学者提出是由“粉丝”整个词的意义逐渐转注到“粉”这个音节上形成的(杨文全,杨昊,2019),但党静鹏(2017)认为由于“粉丝”汉化程度不断加深,原本无意义的音节“粉”和“丝”分别变成了承担“粉丝”整体意义的语素,并分别以词缀的身份构词(如:笔粉,翔粉,翔丝等)。“粉”与英语原词中的“fan”相对应,是有实义的部分,而“丝”对应的是复数形式s,并无实义。这可能是后来使用过程中“粉”作为后缀构成的词比“丝”要多得多的原因。而语素化的“粉”有着强大的构词能力,随着汉化程度加深进一步词化,甚至出现了像“已粉,互粉”类的动词性含义。本文更认同后者的看法,并认为正是由于这种强大的生命力和高频度的使用率使得大家轻易将“粉”直接看做是“粉丝”的缩略形式,而忽略了其内部语素变化的过程。

属于分析语，英语属于综合语，使得英语词缀(虚语素)在译介时，很难在汉语中找到恰当的虚语素去对译。因此，汉语就会选用实语素来对应这些虚语素。在这些实语素被大量地派生构词时，它们的意义逐渐类化、泛化，在新词中位置固定，演变为类词缀。

例如：云(cloud)：云技术、云搜索、云端、云电视、云生活、云教育

最早出现的“云X”族词是IT领域里的一个热门技术概念“云计算”，它是在2006年由Google正式提出，从英语“cloud computing”意译而来的，并被收录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它被解释为“一种基于互联网的计算机方式，通过互联网使大量的计算机形成一个计算能力极强的系统，统一管理和调度资源，将任务分布在各个计算机上，安全可靠地进行大规模计算，根据用户的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从这个概念来看，“云计算”中的“云”对应的是计算方式的承载工具——互联网，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个释意中抽象出“云”应用于计算机领域，具有网络化、虚拟性和超大规模性的语义特征。在仿拟类推机制的作用下，又派生出了大量依附于互联网的新词语，如“云技术、云搜索、云服务、云硬盘”等。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还出现了像“云手机、云电视、云音乐、云通讯”等应用了云计算、云存储技术的一系列云设备。此时的“云”在原有的“互联网”义基础上，衍生出了“网络服务性”的语义特点。由于网络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以及“云X”的高使用率，其派生出的新词也扩展到了社会生活领域，如“云社区、云生活、云办公、云会议”等。这些新词都是利用网络平台，在共享各种不同的社会活动的过程中产生。因此，“云”在“网络性、虚拟性、规模性、服务性”的含义基础上又获得了“共享性”的特征。而这也正好契合了现代云生活(Cloud Living)的概念，即将大量的社会闲置资源统一管理和调度，构成一个资源池向用户按需提供服务。参与分享的用户越多，能够创造的新价值就越大。它的目的是服务草根用户，搭建一个“草根互助爱心社会”，为互联网用户提供社交、资讯、消费、捐赠、互助等交互平台。另外，由于“云”使用范围不断扩大，语义也变得越来越虚化，甚至还出现了表

指称的网络热词“云备胎”“云女友”等，其中“云备胎”是“备胎”的升级版，表示众多备胎被联网，组成一个云，当女神有需求的时候，可以调用不同的一个或多个备胎，调用完毕后，备胎们仍然在云上，别的女神发起调用请求时，这些备胎又前往听命另一个女神的调遣。从这个释意可看出“云备胎”中的“备胎”是为很多女性所同时共有，增加了“共享性”的特征，并且“云X”还获得了指人的语义功能。由此可见，“云X”具有强大的能产性，经历了从抽象到拓展再逐渐泛化的语义过程。2020年由于新冠病毒的肆虐，激发了线上宅经济市场需求的兴起，也使得更多“云X”族新词产生，如“云课堂、云party、云婚礼、云相亲、云健身”等，表明全民进入“云时代”。

3) 由借形引进的外来性类词缀

中国语言学界对日语借形词是否属于借词一直持有很大的争议，对于这个问题主要分为两大观点，一种是认为汉语从日语中借入的汉字词不是借词，持此观点的代表学者有吕叔湘、王力等；另一种则是认为从日语中借入的汉字词属于借词，主要代表有孙常叙、高名凯和刘正琰等。前者主要认为通过日语吸收的西洋词汇，不应该看作是汉语向日语借的词汇，因为它们并不是日语固有的。而后者均认为从日语中借入的汉字词是属于汉语借词中的一小类，比如孙常叙在《汉语词汇》中首次使用了“日语借词”这一术语，并把汉语中的日源词称为“借取书写形式的特殊借词”，还提出了新的借词划分法，即从语音形式借取的和从汉字形体上借取的。前者一般是从日语以外其他民族语言借来的，而后者都是从日语借来。¹³⁾高名凯和刘正琰编撰的《现代汉语外来词典》在日语借词的划分上，既包括了纯粹日语来源的现代汉语外来词，还包括了日本用古汉语词汇对译欧美语音，再由汉族人根据日语借词而改造的现代汉语外来词，以及日语以汉字配合去“意译”欧美语言词汇，再由汉族人借用到汉语词汇体系中，加以改造的现代汉语借词。¹⁴⁾

13) 孙常叙，《汉语词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309页。

14) 转引吕文涛，《语言接触视阈下汉语中的日语借词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29~30页。

本文从语言接触的广义借词研究角度出发,对于借形词的概念不作过多讨论,在认可借形词也属于汉语借词的基础上重点分析日源借形词中的类词缀借入现象,如“族、控、化、系”等。

例如:族:奔奔族、啃老族、草族、飞鱼族、有碗族、学租族、海蒂族

日源借词中的“X族”,最早出现于1947年日本作家太宰治的代表作《斜阳》,作品中用“斜阳族”来指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社会变动而日趋没落的贵族阶级。此后,日语中出现了一系列的“X族”词语,最先影响到台湾地区,后随着汉语与日语的接触及台湾华语对大陆的影响,逐渐出现了指称各类人的“X族”词语。¹⁵⁾“X族”虽为输入性新词语模,但“族”却是日语从汉语中借入的汉字词,日语在重新赋予了“族”新的语音和语义之后,又以“X族”的形式输入到汉语中,并影响了现代汉语“族”类词的发展。从历时上看,“族”的文字形态最早见于甲骨文,在以血缘关系为主要联结纽带,以氏族和部落为社会单元的原始社会,“族”主要含有群体性,聚合性和关系性的语义特征。这些语义特征在历代的文献中也都有体现,比如《尚书·尧典》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这里的“族”就是指有血缘关系的整个家族族人,上至曾祖、高祖下到曾孙、玄孙,具有群体性和关系性两个语义特征。《庄子·在宥》中“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其中的“族”可理解为“众多”,暗含群体性的语义特征。到了汉唐,“族”又有了品类义,如韩愈《师说》中“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就可归结为类别性的语义特征。¹⁶⁾这四种也是“族”最基本的语义特征,但在2012年出版的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中,“族”又增添了义项**⑤**，“称具有某种共同属性的一类人”，如上班族、啃老族、追星族等。可见“族”在表类别性和关系性基础上又获得了表人性的语义特征。从共时上来看,日语自“斜阳族”出现以后,派生出大量新词语,如“月光族、太阳族、原

15) 苏向红,《当代汉语词语模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196页。

16) 转引赵艳梅,《论表人词语模‘X族’》,《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2018,354页。

宿族、暴走族、御宅族”等。这些词中的“族”负载了表人的属性义特征,随着“X族”词的不断派生,“族”逐渐类化,在构词时位置固定,具备了类词缀的资格。汉语在借入“X族”词语模后,同样也衍生出了大量的“X族”自造派生词,如“奔奔族、啃老族、草族、飞鱼族、有碗族”等。赵艳梅(2018)认为“族”与“X”组合后,被“X”临时激活而获得了语境义,通过对355个“族”类词语的释义分析,把“族”的语境义归纳出三种语义特征:含有年龄性的(如“奔奔族:出生于20世纪中期至80年代中期的人”、“啃老族:成年人、草族:未婚青年”);含有身份性的(如“飞鱼族:中国留学生”、“有碗族:公务员”、“蛋白族:白领”);含有性别性的(如“海蒂族:都市新女性”、“弄族:有房子、车子、妻子的男人”)。

III. 外来性类词缀的构词特征

由于汉语孤立语的特性,一直以来词根构词法都是汉语主要的构词方式,但随着汉语与不同语言间的接触,大量外语词的借入,汉语传统的构词方式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来源于汉语词缀的增多,现代汉语一方面直接“借用外来词本有的词缀作为汉语构词词缀”,或者是“把一些本是词根的语素,将其本义或基本义加以引申,产词能力扩大,构词位置固定,形成了类义型的词族,变成了介于词根和词缀之间的类词缀”¹⁷⁾。上文已对外来词如何借用并汉化为类词缀的过程做了具体分析,下面将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及BCC语料库的具体语料对外来性类词缀构词的形式特征、语法特征和语义特征进行微观考察。

17) 谢明镜,〈外来词的‘汉化’和汉语词的‘外化’研究〉,《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3), 2015, 21页。

1. 形式特征

从外来成分借入汉语后构成的新词形式上看，借音的外来成分可分为单音节语素和非单音节语素两类。一种是外来成分本身就是单音节语素的，如“秀”；以及外来成分中只提取某一部分音节成分，用汉字符号标注，抽取出的部分音节成分则涵盖整个外来成分的意义参与构词的，如“客”、“吧”和“控”。¹⁸⁾另一种则是苏新春(2003)提到的当外来词的纯表音成分要成为汉语中的一个语素时，原本由几个音结合才能表示的意义就要凝聚到一个音上。这是由于汉语以双音节词为主，音译的外来成分无论是单音节还是多音节，在语素化后还需同其他成分结合组成新词，由于较高的使用频率，在语言经济性的原则下多音节语素便省略为了单音节语素，整个音节的语素义也随之转移到一个原本不能单独表义的音素上，如“粉丝”的“粉”。

①“秀”是由英语中的“show”音译而来，从最初流行的“脱口秀”到后来类推出现的“达人秀、时装秀、真人秀、模仿秀、马秀、灯光秀”等。

例如：有学者研究认为，美国脱口秀等节目虽是娱乐八卦，实际上却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06月12日)

②“黑客”是英语“hacker”的音译词，“客”在其中只是作为一个无意义的音节存在，但随着长期高频率的使用，使得类词缀“客”显性化，逐渐替代整个词语而获得了表从事某种活动或具有某种专长的人的意义，并类推产生了“博客、播客、极客、快客、拼客、群租客”等派生词。

例如：不同专业、不同学校的“创客”入驻在一个园区，年轻人可以自动对接资源、抱团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的“创业土壤”。(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

18) “控”在前文中按照借入汉语的语言要素类型，虽划入日源借形词，但从“控”在日语中的来源来看，“控”为英语“complex”(情结)首音节的音译符号，所以“控”也属于转译词。在本节中，由于是从音节语素角度对外来成分进行分析，因此，就按照“控”最初的来源特征划入到“只提取部分音节语素”这一类型中。

07月06日)

③“粉丝”译自英语中的“fans”，在使用的过程中“粉丝”整个词的意义逐渐集聚到“粉”这一音节上，“粉”就开始代替“粉丝”参与造词。如“铁粉、黑粉、果粉、路人粉、米粉、凉粉”等。

例如：在美国，去全食购物，更像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类似苹果公司的“果粉”体验。(人民日报 2017年6月26日)

与借音相比，借意和借形的外来成分则相对比较简单，在构造新词的过程中不会发生音节语素的缩略或词义的转移。但是有的外来成分在外语中本就具有派生词缀的身份，按照汉语的构词方式，在仿译成汉语词后，就直接获得了语素的资格。这样的类词缀有“化(-ize、-iza、-tion)、微(micro-)、软(soft-)、硬(hard-)、轻(soft-)、零(zero-)、超(super/ultra-)”等。¹⁹⁾而对于本不具有派生词缀身份的借意或借形的外来成分，一般是在被汉化的同时获得新的语素义，并与其他词根成分粘附，定位成类词缀，属于此种类型的类词缀主要有“门、云、族、系”等。

④“零”来源于英语前缀“zero-”结构，表示不、没有等否定意义，如“零增长、零进球、零误差、零换乘”等，还可表示空的、虚的，如“零声母、零形态”等。另外，随着“零X”词语模的流行，汉语中也出现了大量的仿拟词，这些词中“零”的词缀义虽没有改变，但是在有些结构中，语义的指向却发生了变化，如“零换乘”并不是不换乘的意思，而是指各交通无缝连接不用长距离地行走即可换乘；“零接触”也不是无接触，而是指没有距离的接触。

例如：这可以说是我真正看到了大山，与大山实现了“零接触”。(人民日报 2003年10月06日)

19) “化”与“控”相似，虽在前文中根据借入汉语的语素类型归类到日源借词，但它们同时也属于英源转译词。因此，在本节中主要按照其在日语中的来源角度考虑，进行归类分析。

⑤“门”来源于美国的“水门事件(Watergate Affair)，起初多指“政治丑闻”，后随着使用范围的扩大，也从政治生活领域扩展到了一般的社会生活领域，用来指社会生活中同样有黑幕、丑闻、或具有负面意义的轰动性新闻事件，如“艳照门、闺蜜门、黑客门、质量门、宰客门”等，“门”的语义范畴也进一步泛化。

例如：如何关上安置房“质量门”。(人民日报2012年03月28日)

另外，通过对BCC语料库中语料的考察，我们发现外来性类词缀构成的词语模中“X”的音节构成情况不仅带有差异性还具有一定的趋向性。类词缀所构造的派生词都是由词缀和词根两部分组合构成，因此音节数量至少不低于两个。尹海良(2007)对16个类前缀和34个类后缀构成的各音节派生词的分布情况进行过全面统计，发现无论是类前缀还是类后缀，构成的词语模中“X”为双音节的派生词数量位居第一，且占绝对主导地位，其中类前缀所占比例达到了58%，类后缀则占据了67%，剩余的“X”为单音节或三音节、四音节及以上的情况只平均分布在10%左右，由此说明“类词缀的短语词化功能较弱或不具备此功能”。

2. 语义特征

从外来性类词缀构成的派生词可以看出，类词缀作为词语模中的模标，其位置都是固定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位置固定的相同语素就是类词缀，或者说含有类词缀的词语就一定是派生词。本文以类前缀“硬”为例，用《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所收的以“硬”为词首的词语(共54个)来进行说明。根据词语内部结构层次把这些词先分为了以下三类，下面将对这些由“硬”构成的词语内部的结构层次进行分析。

- ① 硬座 硬仗 硬玉 硬席 硬卧 硬木 硬结 硬汉 硬腭 硬度 硬笔 硬挺 硬实

语言结构。下面用“插入性扩展法”对①和③各抽取的两例进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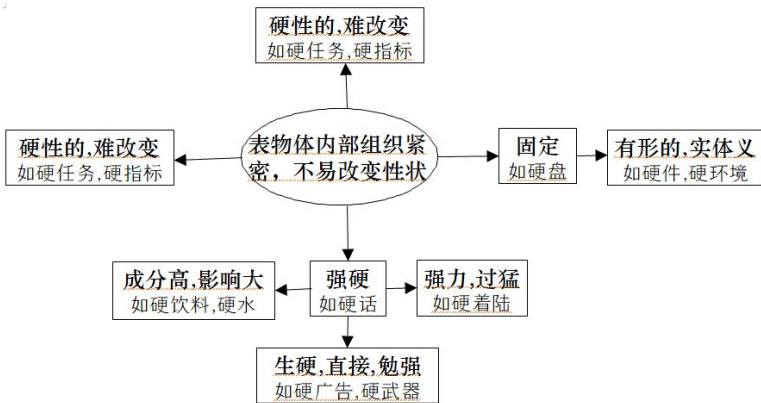
- ④ 硬座 插入“的” ⇒ 硬的座 ; 硬骨头 插入“的” ⇒ 硬的骨头
 ⑤ 硬菜 插入“的” ⇒ 硬的菜 ; 硬广告 插入“的” ⇒ 硬的广告

④的“硬座”是指火车上的一种座椅类型，因没有弹性坐垫，舒适度较低，与“软座”相对；“硬骨头”原意是骨头很硬，后引申为坚强不屈的人或着艰巨的任务。这两个词在插入结构助词“的”后，依然可推出后面的形式，词义基本不变。⑤的“硬菜”是指比较解馋、耐饿的，大块的肉类菜肴或者是比较上档次、贵的菜，在插入“的”后，意义发生转变，相当于口感比较硬的菜，常出现在像老年人牙口不好不能吃硬的菜这样的语境中；“硬广告”则指直接介绍商品、服务内容等的传统形式的广告，通过报刊刊登、设置广告牌、电台和电视台播出等进行宣传，带有勉强听众接受的感觉。插入“的”后不符合具体实物的性状特点，所以这个扩展式不成立。由此可知，④类词中的“硬”虽位置固定且处于结构的外层，但并不是类词缀。⑤类词在插入其他词后语义发生了改变，词缀和词根之间并不是简单地相加，而是呈现出相互融合的关系。所以说派生词中的类词缀与“X”间是一种黏合性关系，类词缀具有非独立成词的特征，在语义上具有黏附性。

另外，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④中“硬座”的“硬”修饰物，其为本义，表“坚硬，坚固”；“硬骨头”的“硬”修饰“骨头”，原为本义，后衍生出比喻义，用来修饰人，表坚强，艰巨。⑤中“硬菜”的“硬”在与“菜”的组合中获得了“程度深，影响大”的语义特征；“硬广告”的“硬”则与“广告”组合获得了“直接，不友好”的语义特征。从这些语义上看，④类词中“硬”的意义比较实在，而⑤类词中“硬”是从整个词语义中抽象出来的，带有抽象性和虚化了的特点。由此可见，“硬”不仅具有实词义还具有虚化义特征。

“硬”作为实语素其本义是指物体内部的组织紧密，受外力作用后不容易改变性状(跟“软”相对)。但我们发现像英文中的“hard-”常与一些名词搭配，会把“hard-X”译为“硬X”，如电子计算机中的Hard Disk Drive译成“硬盘”，

是一种固定在电子计算机内的存储设备,“硬”就由“不易变形”转化为“固定”义;hardware译成“硬件”,硬件除了可以指计算机系统中由电子、机械和光电元件等组成的各种物理装置外,也可借指生产、经营、科研等部门中的设备性因素,如办公用品、生产设备,“硬”就在“固定”义基础上,抽象出“有形的,实体性”义,如“硬环境、硬实力”。同时,“硬”还在本义的基础上,抽象出了“硬性的,难以改变”义,如“硬任务、硬杠杠、硬指标”等。并且“硬”还表“强硬”,这也是在本义基础上引申出来的,如“硬话”等。但在翻译hardlanding(硬着陆)后,“硬”在强硬义基础上又引申出了“强力、过猛”义。在对译hard advertisement(硬广告)时,“硬”从感觉上的“强硬”虚化为“直接,生硬,勉强”别人接受的感觉,与此类似的还有“硬销售、硬宣传”等。另外,在对译harddrink(硬饮料)、hardwater(硬水)时,“硬”由“强硬”进而指“某种成分高,而影响大或程度深”,这样的词还有“硬面、硬手、硬菜”等。由此可见,“硬”因与英语对译而产生了一系列和本义相关的虚化义,我们可以把类词缀的本义称为典型义,引申义和虚化义则看作外围意义,这样就可以借用词缀的辐射网络(radial network)²⁰⁾把外来性类词缀“硬”的意义整理如下。



20) 词缀的辐射网络(radial network)是指词缀的意义经泛化而形成相互关联的意义网络,这一网络以词缀的典型意义为中心不断向外辐射而形成聚合体(cluster)。

出自程丽霞,《语言接触、类推与形态化》,《外语与外语教学》(8),2004,54页。

3. 语法特征

通过对语料的考察,我们发现外来性类词缀同词缀一样都具有标记词性的功能,并且它所标记的词性并不都是唯一的。然而由于类词缀的语义中所具有的实在性特征,使其并不像典型词缀那样拥有丰富的词类标记,绝大部分都是名词标记。²¹⁾在本文研究的16个外来性类词缀中,标记名词的有14个,占到了总数的87.5%,这些标记名词的类词缀中又有7个兼标记动词,如“粉、软、硬、微、轻、零”,而只标记动词和形容词的仅有“化”和“系”,其中“超”是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三者全都可标记的虚化程度较高的类词缀。尹海良(2007)认为词性标记功能是既对部分词根的词类属性作出了肯定,同时也对部分词根的词类属性作出了改变,但在附加上类词缀后形成的派生词词性基本都是一致的,就像现阶段汉语类词缀构成的派生词除个别之外基本上都是名词,因此即使有的类词缀具有兼标记的特征,但大致上看其标记功能是具有专门性的,也即一个类词缀只标记一类词性。然而吕桂宁,海柳文(2012)在对“超”的新用法调查过程中发现与“超”搭配的名词性“X”占到了总语料的76.6%,动词性的则占到了21%,剩下的2.4%为形容词性。从该数据可知形容词性词根仅有一例不成规模,而动词性词根虽占到21%具有了一定的规模,但同名词相比,仍不具有代表性,所以对于类词缀“超”来说所标记的最主要的词性仍是名词性。因此,本文从标记功能的专门性角度出发,将外来性类词缀分为了如下几类,并从每一类中各取一例进行说明:

- ⑥ 标记名词(14个):客、门、秀、吧、族、控、云、粉、软、硬、微、轻、零、超
 标记形容词(1个):系
 标记动词(1个):化

21) 尹海良提到“典型词缀可以标记名词(椅子)、动词(玩儿)、形容词(热乎)、副词(欣然)、方位词(里头)、代词(这么)等”。

出自尹海良,《现代汉语类词缀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114页。

在上小节对《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出现的以“硬”为首的词语统计中,共找到了24个“硬X”族词,通过分析发现这些与“硬”相组合的语素“X”中有23个都是名词,与这些名词性语素相组合构成的“硬X”族词也均为名词性,如“硬环境、硬任务、硬武器”等,它们在句法功能上主要充当主语、宾语和定语。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例“硬X”族词为动词性,即“硬着陆”。虽然这些词语可以揭示出“硬”标记词性的功能,但鉴于词典中收录的新词有限,我们可参考陈娟,朴兴洙(2019)通过对BCC语料库穷尽式地搜索,共找到的322个“硬”族词。其中“X”为名词性的有281个,占到总数量的87.3%,动词性的36个占总数量的11.2%,形容词性的仅有5个。由此可见类词缀“硬”肯定了词根语素的词类属性,既具有标记名词又能标记动词,还间或有标记形容词的功能,但其基本上还是以标记名词为主,因此本文把它看作是标记名词的类词缀。

在对2011到2018年的汉语新词语词典中出现的类词缀词族调查的过程中发现,类词缀“系”是近两年才被收录在汉语新词语词典中的,虽然“X系”于2000年左右就已开始在日语中大量派生,但由于不同语言间的接触到融合也需要一段过程,这使得“X系”较晚才真正地在汉语中被广泛使用。张芮(2019)在对现代汉语“系”的类词缀化现象分析的过程中发现“X系”词语模中的“X”既可以是名词性的,也可以是形容词性和动词性的,但主要的还是名词性成分。像名词性的“X”大多都是表示事物的名称,它所构成的“X系”有“佛系、森系、猫系、日系”等;与形容词性的“X”构成的“X系”族词有“欧美系、少女系、熊猫系、灰色系”等;而“X”为动词性的派生词则比较少,如“禁欲系、治愈系”等。通过对这些派生词的分析可知,词语模中的“X”虽具有不同的属性,但构成的“X系”族词仍为形容词性,而这属于类词缀标记词性功能中的一部分,即类词缀具有改变词根词类属性的功能,如“佛/n.→佛系(佛系青年)/adj.;治愈/v.→治愈系(治愈系音乐)/adj.”。由此可知“X系”在句子中一般也主要是作定语,起修饰、说明后面名词的作用。

由于“化”的类词缀用法在汉语中出现的比较早,很多学者对类词缀“化”都做过深入且细致的研究。比如,郭潮(1982)就认为类词缀“化”不仅有动词性功能,还因为其构造特殊又具有不同于一般动词的语法功能。周刚(1991)除

了对类词缀“化”的动词性功能进行分类以外，还对其非动词性功能进行了考察，认为“化”兼动词性和名词性两类词性标记功能。张云秋(2002)通过对类词缀“化”动词性强弱的定量考察，认为“化”只是由动词性功能向名词性方向弱化，至于是否获得名词性标记仍需要进一步验证。尹海良(2007)通过对《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的考察，共收集到了114个“X化”族词，其中词典标记为动词性的是111个，标记为形容词性的是2个，剩余的一个是兼动词性和形容词性的；另外还对类词缀“化”语法功能弱化的特点与分布进行了分析，发现“X化”族词的“动词性逐渐减弱，逐渐向名词方向偏移”，由此认为类词缀“化”的词性标记功能呈现出了弱化的特点，即不再是只标记动词，还可以标记形容词和名词。综上可知类词缀“化”最主要的标记功能仍是动词性标记，对此学者们并无异议，但除了动词性标记外，“化”还出现了名词性和形容词性的标记用法，关于这一点部分学者表现有异义。

其实，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化”，包括刚刚分析过的“硬”和“系”，以及其他虽未具体分析但也带有类似特征的类词缀也都出现了类似现象。对此，尹海良(2007)认为类词缀在除了专门的标记功能外，还呈现出其他的标记倾向，这种倾向可以看作是类词缀语法标记功能的弱化，而这种弱化与类词缀的语法化程度密切相关，当类词缀的语法化程度更高时其标记功能就会更容易弱化，由于汉语中的类词缀大都处于语法化过程的初始阶段，因此类词缀目前所呈现出的功能弱化的特点还比较少。我们知道汉语中典型词缀的标记功能丰富且跨类现象比较多，如“子”兼名词(椅子)和量词(档子)，“头”兼名词(木头)、方位词(里头)和动词(念头)等等，但类词缀的跨类现象却并不普遍。通过上述内容可知类词缀“化”、“硬”、“系”、“超”等在语法化的过程中都逐渐呈现出跨类的标记现象，那么这些是否都可以认为是随着语法化程度增高而标记功能弱化的表现，是否意味着类词缀在虚化到某种程度后就会出现这种跨类标记的现象，还是说这种跨类标记现象无关乎类词缀的语法化程度而是与其他的因素有关？对此本文认为关于类词缀的词性标记还需要对更多更充分的语言事实进行调查，以求证明这些非专门标记也属于标记功能的一部分且

确实是处于类词缀语法化的更高阶段,即功能弱化更接近于词缀的阶段。

IV. 外来性类词缀现象的成因

外来性成分在语言接触的过程中从记音符号到语素、再在语法化作用下完成了类化,进而成为固定的词语模,这是对外来性类词缀的汉化路径的梳理以及对类词缀的微观描写。然而除了语言机制本身的作用,在语言事实的背后还埋藏着深层次的、隐性的社会性认知因素,它们在推动外来性类词缀形成的过程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本文将从社会性因素——语言接触,语言规律——经济性原则与类推机制,以及语用心理因素三个方面对外来性类词缀的成因进行探析。

1. 语言接触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社会集团间的接触也日益频繁、密切,由此必然会带来语言间的接触。特别是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不同语言间接触的频度与广度早已超越以往任何时代。

在语言接触中,一般处于强势地位的语言会给相对处入弱势的语言产生更多的影响,比如“英语”这种世界通用语就可谓是一种强势语言。日语、汉语等相对处于弱势的语言在与英语的接触中都直接或间接地会受到英语的很多影响。像英语和日语在向汉语输送词项时,汉语原有的词汇体系就会受到冲击而出现重构,借入成分随着在社会中被广泛使用,也会进一步地汉化,甚至本土化。因此这种双向运动被认为是引发语言深层次变异,如外来性类词缀产生的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可以说如果没有从英语、日语等外语中借入词项,很多类词缀或许就不会出现词缀化的演变。比如,“粉丝”原义是指“用绿豆等的淀粉指称的线状食品”,在与英语“fans”对译后,获得了英语词缀的意义,可以用来指称“迷恋、崇拜某个名人的人”。²²⁾如果没有和英语

发生接触与交流，只存在于本土单纯的语言环境中，那么对于没有了外在触发因素的“粉丝”则可能很难会产生这种新的指人的义项。

2. 遵循了语言的经济原则及类推机制

外来性类词缀是由与英语或日语的对译中产生的，其中一小部分是采用音译的方法来对应英语原形，但大部分还是采用意译的方法，包括日语外来词，在借形的同时也借用了日语词的意。用来翻译外语词的这些汉语成分，由此就获得了与其相似的范畴义。比如，“门”，原义是指“房屋、车船或围围墙、篱笆围起来的地方的出入口”，如“房门”。²³⁾英语中的后缀“-gate”源于“water gate scandal(水门事件)”，用来指称国家领导人或重要的政治人物遭遇到的执政危机或政治丑闻。新闻记者在对这些词进行翻译时，就直接把英语中的“-gate”与“门”相对应，如“虐囚门(prison-gate)”等，并把词缀意也借入到汉语中来。然而，随着“X门”的频繁使用，“门”的应用范围也从政治事件扩展到了社会、娱乐、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用来表示影响较大且不好的，具有一定轰动效应的负面新闻，如“艳照门”、“杨帆门”等。在“门”的类词缀意被广泛接受以后，人们在日常的语言生活中便会倾向于使用更简洁明快的表达形式，比如与其说“美军在对伊战后，虐待战俘的军事丑闻事件”，不如说“虐囚门”。由此可见，“X门”族词只用对词根“X”进行有目的地替换，便可创造出新词来满足交际和表达需要，并且这种形式使用更少或更简单的词汇形式就可表达原有的冗长句式的意义，言简意赅，提高交际效率。

关于“类推”，索绪尔曾做过明确的阐述：“类比形式就是以一个或几个其他形式为模型，按照一定的规则构成的形式。”而且还指出“类比是语言创造的原则”。²⁴⁾可见，类推机制给语言交际提供了一条便捷之径，利用已有的东西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386页。

23) 上揭书，890页。

24) 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26页。

来推导不熟悉的东西,同样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朱彦(2010)把汉语复合词的类推构词分为了完全类推和创造性类推,并指出小规模类推较容易严格遵循原式的词语模式,采取完全类推的方式,得到的类推式与原式在词法结构、语义等诸方面特征也往往容易达成高度一致。而大规模类推,则容易发生创造性类推现象,其结果是逐渐偏离原式的词语模式,产生新的词语模式类型。外来性类词缀在最早被引进时,便给汉语提供了一个词语模,在类推机制的作用下,与汉语中新的词根语素结合,用同样的方式来仿造构词,这就使借入的外来成分逐渐在汉语词汇系统中固定了下来。但随着同族词的大量滋生,有些类词缀便开始突破外语中原有的组合形式或语义范畴,同更多词根语素结合,出现了跨类甚至跨层组合的形式,使得最早借入的词语模发生了变异。这种变异便是在汉语构词规律的作用下,进行创造性类推的结果,如“零X”是对英语中的“zero-X”的对译,最早的直译词“零增长(zero growth)”、“零平衡(zero balance)”中的“零”都是表示对X的存在状态或变化过程的否定,但随着使用范围的扩展,“零”还虚化出了“从零开始”或“从无到有”的意思,如“零起步”、“零突破”等,这便属于创造性类推中语义特征的突破。

3. 迎合了语用心理及传播方式的变化

外来性类词缀之所以能派生出大量的新词族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与迎合了大众的心理变化无不相关。贺阳(2008)提到萌芽于汉语,但一直处于缓慢发展中的“X化”构词模式,在五四运动后突然间频繁使用,就和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语用心理有关。在五四时的知识分子看来,旧白话有着严重的缺陷和不足,如不对其加以改造就难以全面取代言文而占据所有的书面表达领域。因此,在这种语用心理的支配下,受西方语言的影响,“X化”构词模式被频繁使用并快速发展起来。从传播方式上看,五四时期最主要的传播媒介便是报纸,由于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很多知识分子编撰书籍创办报刊向国人介绍外面的世界,其中有很多翻译类的内容,这种西方语言的表达方式也在

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汉语的表达。

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新变化，伴随其中的便是很多新现象或新事物的不断产生，当原有的语言体系不能满足人们传递日常的新信息或新思想，包括新感情的交流时，人们就会创造或借用其他语言中的表达方式来满足表达的需要。比如，“X吧”族词的产生便是人们为指称新事物，及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吧”源于英语的bar，是指西餐厅或西式旅馆中卖酒的地方，在借入汉语后，与其他词根语素结构构成了“泡吧、茶吧、氧吧、陶吧”等一系列的“吧”族词。“吧”的意义也分化出了两种，一种是指供应某种商品的专卖店，如“果吧、巧克力吧”等，另一种则是有特定功能或设施的休闲场所，如“氧吧、书吧”等。随着科技发展，网络的兴起，“吧”也打破了原有的表达形式及概念所指，从具体事物走向了对抽象事物的指称，意义也进一步地概括化，用来表示网络中所提供的虚拟的交流或娱乐空间，如“贴吧、游戏吧、股吧”等。而这些既是出于社会发展对语言表达的需求，也是由于新型网络媒体的语言环境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传播性的特点才使得这些语言形式能够突破过去获得新的概念所指。石磊(2009)指出这种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具有即时性、交互性、海量性和共享性的特点。因此，这就使得语言的表达模式很容易被快速地模仿、复制、大量滋生及传播。

V. 结语

本文通过对2011年至2018年出版的八本新词语词典的统计，共得到外来性类词缀16个，先从宏观角度对它们在汉语中的借用方式和汉化过程进行分类研究，再从微观角度对外来性类词缀汉化后的内部语言特征进行细致考察。

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首先对外来性类词缀的概念和特点进行了考察，然后按外来语言要素借入方式的不同，将外来性类词缀划分为了三类。

第一类是由借音发展而来的外来性类词缀,主要有“粉、客、秀、吧”,它们由译音成分,即原本无意义的汉字字符通过减省,来替代外来词的部分或整体意义,再与其他语素结合构词。在完成语素化后,它们就成为了带有某种类别意的语素成分,并与表具体概念的语素结合构造新词,位置固定,意义泛化,往往作为表某种类别或背景信息的成分存在。第二类是由借意发展而来的外来性类词缀,主要有“微、云、门、软、硬、轻、零、超”,它们是选用汉语中具有类似概念的实语素与之对应。外来成分在借入汉语后,由于较高的使用频率和较广的应用范围,使其获得了一系列类词缀的特征,最终实现了汉化。第三类是关于由借形引进的外来性类词缀,如“族、控、化、系”。本文从语言接触的广义借词角度出发,不对借形词的属性问题作过多讨论。日语中的借词有的是用汉字配合去意译欧美语言获得的,有的则是在纯粹的日语环境中产生的。因此,无论是转借还是直接从日语中借入的,除字形外,最重要的便是“借意”,即借用类词缀在日语中的语言特征,所以说由借形引进的类词缀的借入过程与由借意发展而来的外来性类词缀的借入过程相似。

在第三部分我们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及BCC语料库对外来性类词缀构词的形式特征、语法特征和语义特征进行微观考察。首先,从外来成分借入汉语后的词形上看,借音的外来成分可分为单音节语素和非单音节语素;外来性类词缀构成的词语模中“X”的音节构成情况不仅带有差异性还具有一定的趋向性,即以双音节“X”为主。其次,在语义特征的考察中,以“硬”为例,通过层次分析法和插入性扩展法对“硬X”族词的内部构成进行分析,发现派生词中的类词缀与组成成分“X”间是一种黏合性关系,即类词缀具有非独立成词的特征,在语义上具有黏附性,并且随着词义扩展,还产生了虚化义。最后,通过对语料的考察发现外来性类词缀同词缀一样都具有标记词性的功能,并且它所标记的词性并不都是唯一的。但是由于类词缀的语义具有实在性特征,使其并不像典型词缀那样拥有丰富的词类标记,绝大部分都是名词标记。

第四部分对外来性类词缀现象的成因从社会性因素,语言规律,语用心理因素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社会性因素是指受语言接触的影响,即一般处

于强势地位的语言会给相对处入弱勢的语言产生更多的影响；语言规律主要是指遵循了语言的经济原则及类推机制，通过对这两条规则的运用，语言形式就可通过类词缀来替代原有的冗长句式的意义，言简意赅，提高交际效率。最后，类词缀的产生除了是迎合大众的语用心理外，还对传播方式的变化也进行了简单的探析。

通过对外来性类词缀的形成过程及内部特征的考察，更能认识到不同语言的接触对汉语词汇系统中类词缀构词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巨大的。并且不同国家与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及影响从来都是双向的，包括不同语言间的接触。本文在对外来性类词缀的考察过程中，还意识到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像汉语中原有的构词材料所创造的新词语，也属于类词缀构词，但因缺乏适合的因素刺激，并没有大量地派生构词。然而在语言接触中，由于受到外语词的影响，吸收了部分外来语的书写形式和意义，或者是直接把外来词搬入到汉语中，对类词缀构造的新词语进行了大量扩充，如“X男，X女，非X”等。本文并未把它们纳入到外来性类词缀，但它们与汉语中纯粹的类词缀又有一定的区别，对于这些特殊类别的类词缀还应作更深入的考察。

〈参考文献〉

- 陈娟、朴兴洙，〈关于现代汉语‘硬X’的类词缀现象考察〉，《중국어학연구》第90期，2019。
- 程丽霞，〈语言接触、类推与形态化〉，《外语与外语教学》第8期，2004。
- 党静鹏，〈外来词本土化过程的微观考察——外来词‘粉丝’个案研究〉，《当代修辞学》第2期，2017。
- 郭潮，〈‘化’尾动词的语法特点〉，《汉语学习》第3期，1982。
- 侯敏、杨尔弘，《2011汉语新词语》，商务印书馆，2012。
- 侯敏、邹煜，《2012汉语新词语》，《2013汉语新词语》，《2014汉语新词语》，《2015汉语新词语》，《2016汉语新词语》，商务印书馆，

2013~2017.

- 侯敏,《2017汉语新词语》,《2018汉语新词语》,商务印书馆,2018~2019.
- 贾泽林、王继中,〈现代汉语类词缀的形成及其与外来词的关系探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2010.
- 陆俭明、沈阳,《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 吕桂宁、海柳文,〈‘超’的新用法调查〉,《河池学院学报》第4期,2012.
-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吕文涛,《语言接触视阈下汉语中的日语借词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
- 沈光浩、何林英,〈语言接触对于汉语派生式新词语的影响〉,《江西社会科学》第2期,2015.
- 沈文凡、丁晖,〈语言接触中外来语素的汉化——从类词缀‘族’谈起〉,《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2013.
- 石磊,《新媒体概论》,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 苏向红,《当代汉语词语模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 苏新春,〈当代汉语外来单音语素的形成与提取〉,《中国语文》第6期,2003.
- 孙常叙,《汉语词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 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王力,《汉语词汇史》,中华书局,2012.
- 谢明镜,〈外来词的‘汉化’和汉语词的‘外化’研究〉,《北华大学学报》第3期,2015.
- 杨文全、杨昊,〈外源性类词缀的身份演化路径及其对汉语词汇系统的影响〉,《西南大学学报》第7期,2019.
- 尹海良,《现代汉语类词缀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 张芮,〈从‘X系’看现代汉语‘系’的类词缀化〉,《汉江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2019.
- 张兴权、戴庆厦,《接触语言学》,商务印书馆,2012.
- 张云秋,〈‘化’尾动词功能弱化的等级序列〉,《中国语文》第1期,2002.

- 赵艳梅, 〈论表人词语模‘X族’〉,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 第4期, 20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 商务印书馆, 20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 商务印书馆, 2016.
周刚, 〈也议带后缀‘化’的动词〉, 《汉语学习》, 第6期, 1991.
周荐, 《汉语词汇结构论》,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4.
朱德熙, 《语法讲义》,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82.

<Abstract>

In this study, a total of 16 foreign affixes in the New Word Dictionary published from 2011 to 2018 were counted. First of all,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they classify their borrowing methods in Chinese and the process of local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borrowing methods of foreign language elements, foreign affixes are divided into foreign affixes developed from borrowed sounds, mainly including “粉、客、秀、吧”; alien affixes developed by intention, mainly include “微、云、门、软、硬、轻、零、超”; alien affix introduced by borrowing form, such as “族、控、化、系”. Secondly, combined with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and the BCC corpus, a micro-examination was conducted on the formal, grammatical, and semantic features of foreign affixes. Finally, the causes of foreign affixes are analyzed from three aspects: social factors, language laws, and pragmatic psychological factors.

Key Words : 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 外来性(out of country), 借词 (loan word), 类词缀(quasi-affix), 汉化(chineseize).